



老家房前隔着一条小河沟,沟上边是一块三四亩地的竹园,长着斑竹、毛竹、荆竹、青皮竹,大的有瓷碗粗,小的不过指头大小,竹林一年四季常青,竹子颇长挺秀,竹叶浓密如盖,幽

深而清静。竹园深深,那里有我青涩的回忆,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竹子对于农家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好伙伴、好帮手,我们家的背篓、簸箕、摇篮、席子、椅子,菜园子的篱笆,搭的瓜棚都是竹子编的,左邻右舍个个都是篾匠,只需一把篾刀,砍、划、剔、削、编,一根竹子在他们手里就变成了一件件功能不同、经久耐用的农具和日用品。

一场春雨过后,茅草、青蒿、灰灰菜、苦麦菜、鹅儿肠等各色青草、野菜探头探脑,渐次破土而出,竹笋也拱出地面节节拔高,等长到五寸左右,正是采摘的好时节。我们小娃子一窝蜂似地钻进竹林,不一会儿就拔满一小篮,连蹦带跳地带回家。婆剥去笋壳,稍作清洗,用开水焯一下,佐以韭菜、青椒,一盘清炒竹笋就出锅了,虽然少有油水,但那青悠悠的香味和脆生生的嚼劲,叫人垂涎不已。剩下的笋子,婆就晒成笋干,每到逢年过节,在炖熟的腊味锅里放上几节,浓浓的家乡味道、深深的老屋情怀,多少年来都挥之不去。

忆想当年地软香

祁军平

要求并不严格,下雨天不用上路巡查,于是,班长老胡带着我们几个青工,去道班斜对面的山坡上拾地软,填补蔬菜的空缺。

雨后的山峦,清爽宜人。树梢和草丛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,脚下的泥土松软而潮湿。我们跟着班长,朝着道班对面的山坡走去。班长问我:“军平,你知道地软是什么吗?”我挠挠头,说:“小时候听我妈说过,地软是羊粪蛋变的。”这话一出口,大伙都笑开了。

班长笑得直不起腰,解释道:“傻小子,地软是菌藻类植物,咱农村人叫它地皮菜。它长得像木耳,但比木耳薄、嫩,颜色是墨绿色或褐色。你看,天晴时它藏得无影无踪,只有在雨后才会出现。这是大自然送给咱山里人无污染、

赖家斌

竹园草木茵茵,也是天然牧场。放牛的日子,把牛赶进竹林,任它悠然地甩着尾巴,嚼着青草,我便和伙伴们玩游戏、捉蚱蜢、捣鸟窝,笋叶卷成的小喇叭“滴答滴答”此起彼伏,歌声笑声溢满竹林。那时放牧的《闪闪的红星》等战斗影片令人难忘,我们就用竹子做成长枪短炮,模仿“小兵张嘎”钻山林、打埋伏、歼敌军,过足了“红军瘾”,玩累了,躺在厚厚的竹叶上扭头就睡,全然不知道牛跑到哪儿去了,好多次,那些不知饥饱的牛钻进庄稼地里踩青苗、啃苞谷,害我挨了不少“篾片子”。竹园周围是上好的石灰地,种着红苕、洋芋、麦子、黄豆、苞谷,贪吃的我们就地取材,捡来干竹枝条烧起一堆火,煨红苕、烤苞谷,甜糯糯、香喷喷的滋味瞬间在舌尖上跳跃,让人唇齿生香、欲罢不能。

夏天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在地面上,到处是热气腾腾、酷热难耐,竹园里竹叶斑驳,造就偌大一个清凉地。很多时候,我喜欢一个人拿着连环画、故事书走进竹园,坐在青石板上,躺在竹篾席子上,看一缕缕阳光影影绰绰照在竹林

里;瞅一只只雀鸟盘旋在竹林间莺歌燕舞,听蝉鸣阵阵,诉说夏日的无穷魅力。有时,索性望着竹林发呆,直到月色朦胧。

“绿竹半含箨,新梢才出墙。”春日里,翠绿的竹子半裹着新生的笋壳,初生的竹梢刚刚探出围墙之外,充满勃勃生机与希望,我的思绪也随之飞向了大山外边。“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夏日里,竹林婆娑,虫鸣声声入耳,凉风习习,那是自然环境中的幽静与和美,带给我们内心的宁静与惬意。“宜烟宜雨又宜风,拂水藏村复间松。”秋日里,翠竹既可在烟雨朦胧中尽显优雅,亦可在微风轻拂下顾盼生姿,它们或亲吻水面,或掩映村庄,又或是与松柏相互辉映,简直就是一幅静雅画卷。“霜干寒如玉,风枝响似琴。”冬日里,雪霜覆盖的竹竿晶莹剔透,清冷凛冽,而风中摇曳的竹叶则仿佛拨动着琴弦,奏出天籁之音,宛如一位饱经风霜却依然傲骨铮铮的雅士风姿,令人心生敬慕。

如今,我已走出老家多年,依然记得老屋那片竹园的静谧幽深,忘掉不掉园里的快乐时光。

往事如烟

团发好。她将洗净的地软和炒熟的鸡蛋分别切碎,混合搅拌成馅,包入柔软的面皮中。二十分钟后,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了,香气四溢。咬上一口刚出锅的地软包子,地软的脆嫩与鸡蛋的醇香完美融合,回味无穷。有时,炊事员还会为我们烹制地软炒鸡蛋,口感清爽可口,别有风味。

时光荏苒,离开那个充满回忆的道班已多年。如今,地软炒鸡蛋和地软包子已成为各大饭店招待客人的特色佳肴,成为市民们解腻、清肺、养生的健康选择。

在道班养路的那些年,虽然野外工作艰辛,但每年春天能品尝到鲜美的地软,心中便充满了幸福。岁月匆匆,那段拾占地软的时光早已远去,却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亲情一缕

年,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

如今,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生活变得更加忙碌,但剪纸的记忆却始终深埋在我的心底。周末闲暇时,我会拿出红纸和剪刀,坐在孩子身旁,就像当年母亲坐在我身旁一样。当我看到孩子专注地剪纸时,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的传承,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。母亲将剪纸的技艺传给了我,我又将它传给了我孩子。这门古老的艺术,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,将我们三代人紧紧相连,也将我们与家乡紧紧相连。

每当我拿起剪刀,剪出一幅幅作品时,我都会想起母亲在灯下剪纸的身影,想起她那温柔的微笑。那些剪纸仿佛是母亲寄给我的信,跨越千山万水,来到我的手中,告诉我,无论我走得多远,家乡的记忆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,母亲的爱永远是我前行的力量。

盛开的樱花

艾青春

周日下午,我去新建路买东西,路过宝鸡市经二路西段的府西巷,又见到了盛开的樱花。

府西巷长约600米,大约有40棵樱花树。听说,这些樱花树是日本奈良捐赠的,大约有20多年了。去年还从这里给北坡森林公园移植了10多棵樱花树。

樱花一簇一簇地盛开,像云霞一样,有一种盛大的美。樱花的花瓣是粉色的,花蕊是黄色的,就像母亲手掌托举的婴儿,让人爱怜。樱花边开花边长叶,花期有一个月。清代郑孝胥有诗云:“嫣然欲笑媚东墙,绰约终疑胜海棠。颜色不辞脂粉污,风神偏带绮罗香……”赞美了樱花的美丽、灿烂、妩媚。

巷子里一棵樱花树下,两个20多岁的女孩在摆拍,一个穿个红衣服,一个穿个黄衣服。黄衣女子手扶着树干,微笑着用手比个心,举止淑女。红衣女子很活泼,她用双手轻摇着樱花树,让朋友给她拍照。霎时,花瓣纷纷落下,像雪花飘落,浪漫漂亮。

再向前走,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,边赏花边聊天。他们说着:“春天来了,樱花都盛开了。真是‘山深未必得春迟,处处山樱花压枝’。”老人相濡以沫的身影映入这片花树之中,有种温暖的美。

看到眼前的一幕,我想起五年前的春日,发生在此地的一个情景。去年,我和孩子路过府西巷这片花海时,看到两对新人正在拍婚纱照。一对新人按照摄影师要求,一会单独照,一会牵手照,很和谐。另一对新人刚开始还很配合,照了一会儿,两人开始吵架,摄影师也劝不住,女孩吵着说不照了,要走。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,一个小女孩跑过来,对要走的女孩说:“姐姐,你真美,像个仙女,樱花仙女可不能生气哦,要不然就不美了。”一句话,让气氛缓和了下来。

“今日出门春已半,樱花如晓鹭啼啼。”是呀,花美、景美,才会显示地方美、人民美。美是人创造的,美景是大家一起呵护出来的。

樱花是美丽、浪漫的象征。府西巷,是宝鸡春日美景的一个象征。我希望,宝鸡越来越有活力,越来越美丽,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。



沉甸甸的爱

韩尚臻

我有一个记忆的宝库,里面有许多“宝石”,这些“宝石”就是我的记忆。我拿起一颗最璀璨的宝石,时间仿佛回到了那个下午。

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我和母亲去她的办公室,本来到办公室我写作业,母亲干活,换作平时,我肯定很高兴,因为写累了可以坐在窗户外,边喝饮料边看风景,再配上那把舒适的扶手椅,好不惬意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,就是我想要一个很贵的玩具,母亲没有给我买。看我闷闷不乐的样子,母亲神秘兮兮地对我说:“儿子,待会儿给你个惊喜。”我心里想,难道母亲给我买了那个玩具?心里这么想,嘴上还是感谢了母亲。母亲看我不开高兴的样子,也没说什么。

家离母亲单位不太远,很快就到了。进门后,我看到桌上有个快递盒,打开一看,真的是我喜欢的那个玩具,我高兴得说不出话。可惊喜之后我意识到了什么,心头一颤,望着眼前的玩具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坐在电脑前一直工作,连饭都顾不上吃的身影。此刻,原本不重的快递盒变得沉重无比。为了得到一个玩具,我真不应该不开心,还误会了母亲。

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,眼泪奔涌而出,紧紧地抱住了母亲,说了一声:“妈妈,您辛苦了!”

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,但我仍然记忆犹新。我想,那个快递盒里装着的不仅仅是一个玩具,还是一位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爱。



心香一瓣

我家住在江边,撑开大大的木格窗或者打开后门,就可以看见汹涌澎湃的汉江,老百姓称它为“大河”。汉江伴着满目青山、江边美景让人一览无遗,顿时心旷神怡。

清晨,先是满江大雾,雾似乳似烟,空气都是湿漉漉的,山城开始苏醒。渐渐地,一轮红日从山后升起,圆圆一轮普照大江。江面上的雾迅速向两边散去,顿时朝霞满天,江水映成了红色,使人不由想起“日出江花红似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名句,天青云白,鸟儿快乐飞翔,叽叽喳喳叫得热闹。

江边码头一片喧嚣,往船上装货物的、准备启航的,一片忙碌。离别的人最是断肠,说不完的话,诉不完的叮嘱。江边远航的船,白帆高悬,只听船老大高喊一声:“开船啰!”江面白船开拔,一艘艘货船、客船相继驶离热闹的码头,劈波斩浪,帆船如云。

打鱼的小船披着霞光,打鱼的老汉慢悠悠地划船,撒网,良久,一网揽起,大大小小的鱼儿在网里蹦跳着、翻腾着,老汉笑得满脸灿烂,高声唱起了酸掉牙的山歌。

江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,变得格外温柔妩媚,宛如一条镶嵌在山城腰间的碧绿绸带。江水浅处清澈见底,映照着蓝天白云与两岸的山峦树林以及绽放的野花。运气好时,还可以看到小鱼小虾惬意地嬉戏。

午后的太阳暖洋洋的,伯娘婶子、大姑娘小媳妇最喜欢到江边洗衣,棒槌声此起彼伏,嬉笑声在空中回荡。有些女子洗罢衣服后,还要顺便洗头。她们以水为镜,左右照看自己的模样,不时拨弄水影,笑声一浪高过一浪,然后拔掉发簪或发绳,黑发如瀑,倾泻而下,清碧的江水似荡起了一江黑绸。江的北边是高低错落、形态各异的红石包,在阳光照射下,像是一片丹霞托起了这座山城,给山城增添了特色。

江边的千年老城家家都是吊脚楼、木格窗,到了晚上,喧嚣一天的山城静了下来,燃起万家灯火,有的是桐油捻子的灯笼,一灯如豆;有的是煤油灯,黄中带红。一轮圆月渐渐升起来,月色如霜,照得汉江银光闪烁,沙滩、山峰、树林,都在一片迷蒙中。情窦初开的少女、热恋中的恋人,此时此刻都推开木窗,倚窗而立,托腮望月,思绪万千。这时,听见千年前的李煜皇帝在哭诉: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……”

江边几只小船闪着萤火虫似的灯光,是在思念着家人还是谋划着明天的捕鱼生计?江边灌木丛中,时而有动物扑腾一跳,江面上这里那里,时而有溅起水花的声音,也许那是鱼儿跃出水面,兴奋地舞蹈。

春天的汉江如此美丽,令人沉醉!

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江口镇,那是一个混居着回族和汉族两个民族群众的小镇,所以它的全称也叫江口回族镇,我就在那里出生。父母当时都是江口粮站的干部职工,在我的记忆里,那个年代因为是粮站职工,总能最先买到精粉和优质大米,因此我在粮站大院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。据母亲说我小时候很淘气很挑食,总喜欢在粮站小卖部门前,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都会在院子里大声呼唤:“玲玲,回家吃饭了!”现在,我还会经常在梦里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声音。

雨声滴答

付海贤

清晨出门,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激活了睡意朦胧的我。昨夜,春天里的斜风细雨,驱散了雾霾,滋润了原野,迎来了一个惬意的早上。

农谚说,春雨贵如油,有人调侃,下多了烦死人。想到农谚,思绪自然又回到了故土乡原。这随风潜入夜的春雨,促使土地解冻,惊醒了冬眠者的美梦。春雨,使桃红柳绿的日子指日可待,可春天的气温乍暖还寒,娇嫩的花朵,往往要经受降温、刮风的考验,才会怒放于枝头,成为春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天是一年之始,是播种的季节。虽然有下雨天是农人星期日的说法,但勤劳的农人一年365天,真正能休息几天,除过春节,恐怕再也找不到了。即便是下雨天,无法下地劳动,但不等于就可以休息,一年的事项需要谋划,一年的收支需要盘算,损坏的农具需要修理。田野里的劳动或许是纯体力劳动,但下雨天的劳动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,应该是更辛苦的。农人是很喜欢雨天

的,特别是处于旱原上的村庄,无法灌溉,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,对雨水的盼望,对风调雨顺的渴望是融入血液,深入骨髓的。

一阵春风飘过,春雨的滴答声加大,寒意袭来,让思绪回到了现实中。过了这个春天,自己就五十岁了,这个让人不得不深思的年龄。孔夫子云,五十而知天命,这应该是智者人生的节奏。按传统,五十半百,是进入老年的开始。五十岁,没有了三十而立的沾沾自喜,也少了四十不惑的意气风发。或许是自己愚钝,尚不知天命是什么,对进入老年人的行列,还总有些不甘心。那五十岁后应该怎么活着?经过反反复复的斟酌,明晰的答案并不多,那就按自己的想法活着,活得从容一些,过得潇洒一点,少一些顾虑,减一些忧愁。多原谅别人,也多谅解自己。与生活和解,与别人言和。追求自己看重的,但不去强求。欣赏别人喜欢的,但不轻信别人的言说,亦不能轻看任何人。五十岁,或许是一个让